



白云生处有人家(国画) 吴鸣

大家小品

读老照片小记

叶廷滨

老照片真是个好东西。老照片与绘画不一样,绘画怎么画过去,也是一个老故事的现代版,画古人画旧事,是从现代画家的脑子里倒腾出来的,所以,看着好看,但不感人。还有过去岁月的某些宣传画,现在看起来,多不可信也不可亲。这也许是一个社会学话题。如果我们把老照片和同一时期的某些主题绘画作品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照片是生活实录,绘画是艺术表现,在它们产生的时候,照片的社会学性质更强,而绘画的欣赏性更强。经过几十年风雨,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以后,老照片更多地作用于我们的情感,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而一些与同时期的绘画作品,却因有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

我这里不说绘画作品,只说老照片。老照片的艺术感染力,就是它制造了一个特定的“假设”:我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假设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老照片就失去了它的魅力。“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拿到老

照片后头脑里的第一个指令。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假定的真实空间回到另一个时间中去了。

老照片的真实,是经过了变形的真实,它改变了色调、光线和细节。色调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由对比鲜明的色调变成发黄发灰的色调,犹如海关官员在护照上盖上印戳,岁月盖上了它的沧桑感。我们出于对历史的敬重,也就加强了对手中老照片的敬重。光线的改变,是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原先照明灯和日光给老照片加上去的光彩消失了,模糊了,于是在光线下被掩盖的真实让我们重新注意,如同一个在屏幕上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卸妆以后的情形。

老照片的真实是岁月修改过的真实,当然岁月修改的不仅是成为审美对象的老照片,而且修改了看老照片的人。看老照片的人不管有多少种,都可以归于两种:老照片的主人或同时代的人,老照片的后代人。老照片的主人或同时代的人,再看老照片的时候,与拍照时的心境绝不会是一样的,时过境迁,观念和情感都发

生了变化,因此,重看老照片的复杂变化,我们用一个词表达:怀旧。后人看老照片,绝不会有拍照当年的心境与体验,他们更多的是从老照片中看到新与旧之间的差异,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理解沧海桑田的含义。如一幅地主家百年前的全家福,当时对于这个家庭是个重大的仪式,也许是一家之长毕生奋斗的成就之见证——一家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但是,对于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他也许从中读到了封建家长制留下的见证——一家人目光呆滞,满脸愁云。

老照片是以它的真实性产生了魅力,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真实性,是在岁月修改了老照片的某些特征,同时也改变了看照片者的某些条件以后——这种美由另一种潜在的假定性引导出来,因此,不同的老照片对于不同的观看者,也就有了不同的美感。

单用一个“怀旧”,无法说明老照片的魅力,正如一个“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着无穷的丰富的诱惑。

枣

胡竹峰

我家栽过枣树的。

我家的南面有一棵枣树,北面也有一棵枣树。南面的枣树结米枣,北面的枣树结葫芦枣。米枣细小精致如垂髻丫头,葫芦枣核大肉厚像胖大女人。不管是米枣还是葫芦枣,它们都是酸枣,我从来没有尝到甜头,因为等不到熟。

枣树在仲夏后挂果,初如米粒状,绿茵茵一片铺在枝头。我童年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枣树,看看枣们长势如何。那时候嘴馋,从来没有让枣子红透,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摘下了。一大群小孩,今天摘一个,明天摘一个,每年如是,从来不知道红枣的滋味。我小时候没有吃过新鲜的红枣,实在是等不及。

去年夏天,路过小区楼下的枣树,跳起来拽了一颗青枣,入口是水汪汪的涩与清凉凉的苦,吐掉了。现在想来,当年的馋劲简直大得不可理喻,暴殄天物也唐突了枣。

我们岳西风俗,每年过春节前总会买一些山东大枣做年货。为什么是山东大枣?安徽离山东并不近。山东大枣让人想起《水浒传》上的山东大汉。第一次看见一群山东人,身高却在一米七以下,和想象中完全不同,让我失望了很久,都是小说害的。

我后来去山东,想买山东大枣,岂料遍地都是卖新疆大枣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难道大枣也是外来的好?

有朋友从新疆回家,他告诉我:“那里枣好,个头有这么大。”边说边用大拇指与食指环个圈比划了一下,我凑过去看,差不多茶杯口大小。

挺喜欢吃枣,小时候母亲买来作为年货的大枣,腊月没过完就被我吃掉了。干枣吃在嘴里香甜,有嚼头,类似牛肉干。

吃干枣要慢,专心致志才得味。吃急了,枣核容易卡住喉咙要么磕了牙齿。我把大枣归于甜食一类,前几天读报,见专家写文章说甜食能稳定情绪。“吃甜食的人以及他们的经历使得他们的个性、行为和影响都偏向于亲近社会。”比如在情绪恶劣时要吃巧克力。我并不喜欢吃巧克力,即使情绪恶劣。有一天心情不好,倒是吃掉了十几颗大枣。记忆中祖母也喜欢吃枣,红糖炖枣,能吃一海碗。

有道菜我曾经喜欢,已经十多年未吃了——大枣煨肉。昨天突然想吃,做了一点,肉没有入味,太甜,枣没有枣味,太腻。时过境迁,口味也改弦易辙。

秋天,我看见一树枣每天在树梢摇啊摇的,仿佛弹珠在滚动,滚成了黄色,滚成了红色。一个少妇经常带着她儿子在枣树下学步,一阵风吹过,万枣齐动,落叶寂静。

忽如一夜夏风来,千树万树枣花开,枣花落尽结枣子,一颗一颗诱小孩。当年的小孩如今年已三十了,时间真快啊。上周回老家,友人送我一盒新郑大枣,唯恐易尽,每天早上吃一小袋,别有风味。

新书架

《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

刘文莉

蒋介石和冯玉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分别为代表中央(黄埔)、国民(西北)两个军系的领袖,各自手握重兵,雄踞一方。

两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交换兰谱,始而订交,进而结盟。但在20多年的异姓兄弟交往中,始终同床异梦;时而反目成仇,时而握手言和。

蒋冯二人之分合,影响民国政局至巨,其中有关两人公私来往之函电,颇具史料价值。兹辑录其函电,酌加注释,理出一条清晰可辨的脉络,使读者对两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治史者,提供一份珍贵的资料以及观察的角度。

作者陶英惠,山东陵县人,1933年生。1959年毕业于台大历史系。1964年进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钱思亮、吴大猷、李远哲三任院长的秘书主任,胡适纪念馆主任,前后8年。

现代诗坛

诗三首

钱万成

好望城堡上的旗帜
在开普敦
好望城堡上飘扬着六面旗帜
这是这个国家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
他们轮番在这里厮杀
但没人获得最后的胜利

上帝是公平的
上帝用上帝的方式主张了正义
南非人在自己的城堡上插上了自己的旗帜

这座城堡很小
里面所有的财富都被殖民者抢光
只有这六面旗帜
将永远在南非人的心中飘扬

开普敦郊外有一座酒庄
这应该是一个百年庄园

车开进来就有一种幽深的感觉
远山含黛云霞缥缈
不知何处才是路的尽头

一只橡木桶
是接待大厅的招牌
门始终开着
有人端着杯子在吧台向前走

我们找一张条桌坐下
坐下就成了绅士
杯子在手中摇晃
新望着嗅到百年前的醇香

一杯、又一杯
每人总共品了五次
从一个品类到另一个品类
从一个年份到另一个年份
葡萄酒和酒都让人兴奋

我们举杯
另一位游客帮我们拍照

语言在此刻已失去意义
一个眼神、一个手势
让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成为朋友

伴侣公园

在雨中
这里注定是寂寞的
除了几尊雕像和一个流浪者
只有我们在道路上张望
听导游讲城市的创史故事

公园北侧是一座博物馆
公园南侧是一座图书馆
博物馆偶尔有大人带着孩子进出
图书馆的门一直关着

一只大巴松鼠
从树上跳下来
打一个照面又逃进树丛
非洲喜鹊在吱吱叫着
似乎对这几张东方面孔十分陌生

草坪上
空落的椅子已经十分破旧
可它仍在坚持着
等待天空晴朗
等待另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天堂人家(国画)

唐宋

小说

一只叫长生的乌龟

崔立

夏天,刘丽带着6岁的儿子小伟回到家时,父亲正在给鱼缸里的乌龟喂食。乌龟叫长生,自刘丽记事起就有了。这么多年来,鱼缸都换了好几个,连刘丽都嫁人了,但父亲,对这只乌龟的兴趣丝毫不减。

刘丽牵着儿子的小手进了门,喊了声,爸,你怎么还在弄这只乌龟啊。父亲转过头,朝着刘丽一笑,说,这不咱们人会饿,长生当然也会饿了。刘丽没好气地瞪了父亲一眼,赶紧拉过儿子,说,快,喊外公。儿子嘟囔着小嘴,吐了吐舌头叫了一声,外公。父亲满脸慈祥地摸了摸外公的公,说,小伟,乖。

刘丽在父母那里住了三天,三天时间里,基本都是母亲在忙前忙后的,父亲偶尔才会搭把手。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父亲端起饭碗,忽然又放了下来,呵呵一笑说,瞧我这记性,差点忘记给长生喂食了。刘丽微微皱了皱眉,说,爸,你吃完饭再去吧。父亲站起身,说,没事,你们先吃吧,我一会就回来。然后,父亲就去看了鱼缸的位置。母亲见刘丽一脸不爽的神情,忙打着圆场,说,你爸就这么点牵挂,算了算了,我们先吃吧,不用管他了。刘丽没说话,心里依然是有些不高兴,从小时候起,她就觉得父亲过于宠爱长生了,从不让自己去碰它,哪怕多瞪几眼,都会受到父亲的责骂。真是搞不懂!

三天后,刘丽走了。儿子小伟留了下来,暑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他在他父母那里待一段日子。也就那个把星期吧。那一天下午,刘丽正上着班,突然就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哭哭啼啼地说,妈妈,我要回家,外公打我。刘丽顿时就急了,说,小伟,乖,妈一会就过来,你等我。挂掉电话,刘丽赶紧跟领导请假,然后风风火火地出了公司,直奔老家而去。老家有点远,要好几个小时的车程。刘丽心里真是急得不行。在路上,刘丽就给家里打电话,想问问是什么情况,但奇怪的是,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愣是没人接。刘丽更急了,想,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跑回家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家里的灯,是亮着的。打开门时,母亲正在厨房忙着烧菜,儿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人闷闷地玩。看见刘丽进门,儿子的眼圈顿时就红了,喊了声,妈,然后,眼泪哗里哗啦就下来了。看着满是委屈的儿子,刘丽的眼睛也湿湿的。刘丽走进厨房时,母亲差不多已经烧好了菜。刘丽说,我爸呢?母亲说,还在外面呢!刘丽说,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伟说,我爸打他了?母亲点点头,说,是。母亲有点小心地看了刘丽一眼,说,你也不要怪你爸。刘丽当即就恼了,说,妈,你为什么这么袒护我爸呢,小伟再有什么

不是,我爸也不该打他啊。母亲说,你不懂,是小伟太过调皮,把长生从鱼缸里抓出来,还拿到外面去玩丢了。你知道,长生是你爸的心头肉,你爸一时气不过,就拍了小伟一下。这不,你爸还在外面找长生呢,我和小伟也刚陪他找去了……

刘丽憋了半天的火,在心头烧了起来,不再听母亲说什么了,就一头冲进了夜幕里。果然,在家门口不远的田野处,刘丽看到了拿着手电筒四处照照的父亲。刘丽立刻走上前去,说,爸,你觉得长生很重要吗?父亲一愣,说,是。刘丽说,为了一只乌龟,你就忍心打你的亲外孙啊!刘丽发觉自己说不下去了,父亲还没说什么呢,就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奔了回去。

回到家时,母亲正陪着小伟在吃饭。看见刘丽进来,母亲朝着小伟耳语了几句,就拉过刘丽的手进了卧室。刘丽起先不肯,她已经不要什么解释了,她满心想着和小伟赶紧回城去。母亲坚持着把她拉了进去,又关上门,看着刘丽,说,女儿啊,其实你真的是完全冤枉你爸了。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身体一直很不好,几次都差点夭折。你爸就很着急,听说有一个寺庙的大师特别神通,就去找了大师。求了几次,大师才答应给了你爸一只乌龟,赐名长生,并告你爸,要好好生照料这只龟,龟能活多久,女儿就能活多久。所以,你爸一直把长生当菩萨一样供着,细心照料着,唯恐有什么差池……

不知何时,刘丽的眼前早已模糊一片,真的是误会父亲了,但是,又不知该怎么向父亲道歉。

走出卧室时,门外传来的是父亲激动的声音,由远至近,找到了,找到了,长生找到了!

当她听到许秋在全校人面前捉弄她后的不快乐和焦灼,她困惑不解,喃喃自问:“我以为她很满意,她很快!既然她并不快乐,她为什么要捉弄我?”

当她听到每一次放弃,都是她自己主动说出时,她沉默不语。

日记一页页往后,逐渐到许秋出国,我说:“许秋之后的日记和你关系不大,但是我想读给你听一下,并不是因为宋翊,而是因为许秋。”

麻辣烫沉默着,我开始读给她听。为了方便她理解,我把日记中含糊不清的“他”用宋翊和K代替。

“……舞步飞翔中,我的眼泪悄然落下,我知道我即将失去宋翊,我的光明,从此后,我将永远与黑暗为舞。”

房间外,天色已经全黑。有很多人来敲门,我全都没有回应。麻辣烫突然说:“你说她给我画过一张素描,我想看。”

我把台灯扭到最亮,把画放到她眼前,她聚精会神地看着。画中的小女孩穿着小碎花裙,拿着蜡笔,在画画儿。画板上是一个正在画画儿的人物,只不过小女孩的技法还很粗糙,所以人物面容很卡通。

许秋当年画这幅素描时,肯定异乎寻常地仔细,裙子上的小碎花、小女孩正在画板上画的人,她一笔一笔勾勒出来,甚至刻意模仿小女孩的笔法来绘制画板中的人物。

麻辣烫低声说:“我正在画她,我以为我不知道,原来她知道的。”

“她有一个异常寂寞的灵魂,她渴望温暖,却又伤害着每一个带给她温暖的人。”

又有人在敲病房的门,我没管,对麻辣烫说:“这本日记是你爸爸给我的,他在许秋死后就已经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这么多年你留意到他的变化了吗?留意到他对你的关心了吗?你没有!”

麻辣烫很茫然地看着我。我蹲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很用力地说:“你妈妈因为你也进了急救室,我无法想象如果你……你死了,她会怎么样,也许还不如把她的肾脏移植给你,她直接死掉的好。你爸爸,他看着还很坚强,那是因为他相信你,他相信许仲晋的女儿不是置亲人不顾、轻言放弃的人,可如果你真这么做了,我想他……他会崩溃,坚强的人倒塌时摔得更痛。”

麻辣烫很茫然地看着我。我蹲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很用力地说:“你妈妈因为你也进了急救室,我无法想象如果你……你死了,她会怎么样,也许还不如把她的肾脏移植给你,她直接死掉的好。你爸爸,他看着还很坚强,那是因为他相信你,他相信许仲晋的女儿不是置亲人不顾、轻言放弃的人,可如果你真这么做了,我想他……他会崩溃,坚强的人倒塌时摔得更痛。”

连载

“谢谢你!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说罢,林若兰就离开了。

这是一个早晨,柳含烟听到有人敲门,她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颜浩林的妻子。

她朝着柳含烟浅浅地笑,不像是有恶意。她进屋后先是四周环顾了一下,就坐在颜浩林常坐的沙发上,面带歉意地说:“很抱歉,早就应该来看你了。”

柳含烟很平静地看着她,耸了耸肩,说道:“他不在这。”

“是的,我知道,他下午会过来。我想跟你谈谈,可以吗?”

柳含烟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她始终是那么温和,就像是海棠花一样。柳含烟心想,如果她没有像个泼妇一样无理取闹,该多好。

“你也是个女人……”她说着,酸楚地看着柳含烟

绿色的眼睛,声音竟然哽咽了:过了一会,她强装着平静,接着说:“你们在一起有8年了吧?”她不由得苦笑了一下,问:“你有我爱他吗?”

柳含烟就那样看着她坐在沙发上,苦涩的表情像云朵一样浮现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日渐枯萎的脸,有着花谢般的惆怅。柳含烟没说话,低头玩弄着指甲。

她走到柳含烟的面前,抚摸着柳含烟的发丝,像是母亲在抚摸自己的小孩子般,她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笑了笑,又说:“我想好了,我应该成全你们,可是我问不出口:‘颜浩林,你愿意娶她吗?’孩子,你能帮我问吗?如果他愿意娶你,我心甘情愿祝福你。”

柳含烟看到了她的眼睛。她接着说:“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会给你什么名分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就算是他不给,我也会要的。”

她在离开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跟他生的孩子已经9岁了,也懂事了,我怕孩子以后会看不起他,所以是时候要让他做出选择了。”

柳含烟站在阳台上,看着她穿过马路,拦了一辆出租车,在上车前,还朝着柳含烟家的阳台看了一眼。柳含烟一下子就想到了妈妈,那个女人满是期待地说:“我相信有一天你爸爸会回来的,他只是暂时迷了路。”每个人的坚持都是有期限的,颜浩林的老婆忍受了8年了,8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下午,颜浩林真的来了,他拎着一袋鱼和一些水果,刚进门就笑呵呵

麻辣烫眼中有了泪光,我说:“我没有办法置评许秋和你之间的恩怨,也不能说请你原谅她。可是,你知道吗?她死前清醒的时候,是她主动对你们的爸爸说‘把我的肾脏给小丫头’,我想她不是出于赎罪,也不是后悔自己所为。她不关心这些,她只是很简单,却必须不得不承认你是她的妹妹,她是你的姐姐。”

麻辣烫的眼泪滚落,滴在画上,我的眼泪也滚落,滴在她的手上。“麻辣烫,如果你死了,我永不会原谅宋翊!可这世上,我最不想恨的人就是他,如果你真把我视做姐妹,请不要让我痛苦!”

我站起来,向外走去,门外,许伯伯盯着我,眼中满是焦灼的希望。我把日记本还给他:“我已经尽力,最后的选择要她自己做。”

许伯伯还想说什么,我却已没精力听了。我快速地跑去医院,拦住一辆的士,告诉司机,去病房。

老房子里,总是有很多故事。每个抽屉、每个角落都有意外的发现,玩过的小皮球、断裂的发卡、小时候做的香包……

关掉了手机,拔掉了座机,断了网络。我一边整理未完成的相册,一边整理房间,把爸爸、妈妈的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收好。

每天清晨去菜市场,花十来块钱买菜,够我吃一天。我买了一本菜谱,整日照着做,什么古怪的菜式都尝试,丝毫不怕花费时间和工夫。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从新闻联播看到偶像剧,一点没觉得闷。

白日里,一切都很好,很安静,晚上却常常从噩梦中惊醒。

一周后,我去买菜回来时,看到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牧马人,我的腿有些发软,不知道究竟是该上去,还是该逃避。我坐到地上,盯着自己的鞋尖,迟迟不能决定。

“苏曼,我们在上面等了你两个小时,你在楼下晒太阳?不要说,你不认识我的车了。”

“不知道我不想见我们中间的谁?宋翊,你是不是该主动消失?”

麻辣烫的声音!我跳了起来,她坐在轮椅上,朝我笑,陆励成站在她身边,宋翊推着轮椅。阳光正照在他们身上,一天明媚。

麻辣烫眯着眼睛说:“照顾下病人,过来吧,我看你不清楚你。”

我赶紧走到她身前,她笑,我也笑,一会儿后,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柳含烟漫不经心地说:“我想说两个词,希望与成全。”

她接着说:“先说希望,其实希望这个词挺残忍的。我的母亲,她跟我父亲一直吵架,她硬是坚持着不肯离婚,因为她以为她的婚姻还是有希望的,就在父亲离开后,她仍旧是抱着希望,暗无天日地等待着他回来。浩林,你知道什么叫成全吗?成全就是牺牲自己让别人得到幸福与圆满,我母亲,她有一天终于觉悟了,成全了我的父亲,宁愿自己活在痛苦中,也咬着牙决绝地看着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颜浩林想把柳含烟抱在怀里,他看着她颤抖的身体,眼角有泪。

她拒绝了,站起身,背靠在阳台上,遮住了阳光,就那样看着颜浩林,说:“你的老婆,她对我说‘如果颜浩林能娶你,我会心甘情愿地祝你幸福’,8年了,她一直知道我们的事,却酸楚地看着柳含烟

绿色的眼睛,声音竟然哽咽了:过了一会,她强装着平静,接着说:“你们在一起有8年了吧?”她不由得苦笑了一下,问:“你有我爱他吗?”

柳含烟就那样看着她坐在沙发上,苦涩的表情像云朵一样浮现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日渐枯萎的脸,有着花谢般的惆怅。柳含烟没说话,低头玩弄着指甲。

她走到柳含烟的面前,抚摸着柳含烟的发丝,像是母亲在抚摸自己的小孩子般,她叹了一口气,无奈地笑了笑,又说:“我想好了,我应该成全你们,可是我问不出口:‘颜浩林,你愿意娶她吗?’孩子,你能帮我问吗?如果他愿意娶你,我心甘情愿祝福你。”

柳含烟看到了她的眼睛。她接着说:“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他会给你什么名分的?如果你真的爱他,就算是他不给,我也会要的。”

她在离开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跟他生的孩子已经9岁了,也懂事了,我怕孩子以后会看不起他,所以是时候要让他做出选择了。”

柳含烟站在阳台上,看着她穿过马路,拦了一辆出租车,在上车前,还朝着柳含烟家的阳台看了一眼。柳含烟一下子就想到了妈妈,那个女人满是期待地说:“我相信有一天你爸爸会回来的,他只是暂时迷了路。”每个人的坚持都是有期限的,颜浩林的老婆忍受了8年了,8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下午,颜浩林真的来了,他拎着一袋鱼和一些水果,刚进门就笑呵呵

麻辣烫眯着眼睛说:“照顾下病人,过来吧,我看你不清楚你。”

我赶紧走到她身前,她笑,我也笑,一会儿后,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